

徐旭生西遊日記

第三卷 自哈密至回北平

九日，早起，天頗飛雪，未久即止。堯營長來，謂今日天氣不好，如欲拜會王爺，可于明天上午十一點；又問，我們的錢，支出票銀五千兩，是否敷用。我本欲明天再出去拜客，對於第一點，自然非常贊成；對於第二點，我看他不願我們把錢全取出，勸歐人暫止取一部分，他們不願，乃決定今日即時往拜會回王；回來後，再派人往取錢，並與之講明全取的必要。同海德步行往回城，回城在新城外二三里，入城向左，即爲回王住宅。客廳頗大，陳設美麗，但光綫不明。牆上中堂對聯完全漢式。回王年七十一，白鬚蒼顏，精神矍鑠，身材不高而豐滿，衣飾皆漢式，漢話亦極流麗，不知者恐難斷定爲他族也。人極和藹，說他曾進袁大總統的優禮，袁大總統人好，他那時候太平；現在終天自己一家人打架，對外國人很不好看；楊督辦人好，視五族如一家云云，我亦唯唯應之，且以福

壽康健，世篤忠貞，爲國藩輔等類話恭維他，他很高幸。辭歸後，才聽說今天同人節氣，剛才堯營長來，即爲擋今天的駕，我們不曉得，竟冒昧的跑去，他接待我們，實爲破例。決定明天再派米綸威和丁仲良往取錢。李營長來，並送哈密瓜二枚。去後一嘗，鮮美絕倫，始知名下無虛。王闖運的嘲哈密瓜，大約因爲在遠未能嘗到真正的哈密瓜，所以妄加嘲弄。如果他真來過新疆，嘗過異味，一定不敢亂說了。朱縣長來，未曾著。他又將楊督命，送羊一頭。晚接益占自肅州來電，文爲「甘肅不讓留蒙，馬來肅交涉，尙未見，想辦法，祈匯三百元來，馬冬，」此事全出意外，可爲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！止好擬一電致理事會，文爲「接馬叶謙電，「甘省不讓留蒙」，哈密台尙未得允許，速設法，新生緩來，迴」。

現在也只能這樣作，將來能成功與否，實在未可知之數。希淵有一英文電致赫定先生，略謂二十八號到 Santa，三十日起身，一切全好。發電地爲肅州，未知何月，疑爲十二月，頗望他到肅州，能見到益占，可以幫助他。補作日記。

十日，今早又接希淵電一封，文爲「（銜略）昨到，請送一百念元，速乞復至

二公，袁，詹，龔」。電爲昨日下午自沁城發者，然則他們已經快到，昨天所接肅州電，一定不是上月發的，雖不能再望他替益占交涉，然近日團中，已多困難，得他們多人來商議，很有方便，所以不禁大喜。

丁仲良同米綸威，李伯冷到回王府交涉款項及照像，我同海德出來拜客，到劉旅長，阿副將，名道德，號石梅，甘肅岷州人。朱縣長各處，止見著朱縣長。在他那裏又見著巴營長，據他說多統領已經不在哈密，本意出來後即往拜多統領，現在不好再去，只好請他致意道歉。歸，丁仲良同說見著回王，回王許撥全款。回王派人送羊數頭，茶葉兩匣。午餐後復獨出繼續拜堯營長及色營長，回來，堯營長將票銀全送來，聽說色營長明天回去，托他帶洋給希淵，他允許晚晌來取。出去，拜吳商會會長，李營長，色營長，堯營長，巴營長，陳郵務局長，田電報局長，只見著堯營長一人，其客廳在樓上，建築爽廠，式合漢纏，當在哈密城稱巨壁了。多統領處，亦畱一片。歸與希淵等寫信一封，囑其款到速來。晚接楊督辦復電一封，辭極客氣，末言與赫定同進省事，自可照辦。色營長尙未來，派春舫將信及票銀四百兩送去。補作日記，未完一

日，馬森伯又截住問談。內及團中各事，外及中德將來外交，無不盡量傾吐。要之對於團中，他總疑惑我們近來所遇見底困難，全因為我們屬國民黨的緣故。他幻想我們回去後他們還可以在這裏考查，可謂不通中國情形已極。至于關係中德邦交前途，他的論點總是張大美俄兩國的野心，謂德國為中國可能的友邦，究之他所垂涎底為新疆的煤油礦；所想建築底為從迪化到斜米運煤油的鐵道；他所希望底還是若干年讓渡；其言雖巧，其野心昭然若揭，我也沒有大折他，不過隨便告訴他那樣不很行兩已。一看錢已經一點多鐘，趕緊回室，洗腳，寢。

十一日，今早陳郵務局長來，略談。陳人頗爽快，他說我們衣服不易洗者，可掣去讓他的聽差漿洗，誠意可感。去後又送二羔。下午拉爾生將到迪化的團員行李送來，兵士欲檢驗，此間海德諸人拒不令檢驗。一天什麼也沒有作，同春舫閒談天。春舫意志不很堅定，頗有改圖的意思，極力勸勵他，告以科學生活的可貴，淵淵以陳，頗想教士的傳教，極為可笑。我們的人生對象固為科學，而態度却極像宗教。春舫思想清楚，為科學中不易多得的人才，我安能不有熱望

耶？後春舫告訴我他的身世，亦饒興趣；他的讀書環境，困難頗多，他竟能苦學自振，開端既佳，故令人對於將來，不能不有厚望也。

十二日，無事，同丁仲良等隨便作幾條燈謎以資消遣。燈謎雖小技，然固有

別才：渾籠大意，高華精警者爲上；別解妙生，巧切不鑿者次之；堆砌典故者爲下。我既無別才，所想出底，除幾條外，盡下乘也。收到赫定去年九月助款，發給團員。此間盡用票銀，破爛者居十分之九，此三幾百塊的出入，如有現洋，一刻鐘可完，現在此種爛紙，計數非常困難，如果將《X L 7》又點查和各團員的點查的工夫合計起來，當不下四五點鐘，時間的不經濟，竟能到這步田地！馬團副同二軍官來查昨到的行李，請丁仲良招呼著點查，歸結查一部分，另外的箱子，據說鑰匙不在，貼上封條，等將來檢查。

十三日，午前馬團副同二軍官來，傳劉旅長的意思，說昨天未點查的箱件，總須檢驗一番，才算公務完畢，尤其是那一箱子彈，必須將數目點查明白，才與陽督辦的命令相合云云。我告訴他說，現在鑰匙已被他人帶到省城，如果能設法

配到鑰匙，或得一 *Pass-partout* 者，那也無妨檢查。隨即與海德商議，他總是推著沒有鑰匙，恐怕壞鎖等類的話頭，非常困難。海德回室，馬森伯過來，氣勢洶洶，讓我給馬團副說，這是私人的東西，萬不能檢查，理由幼稚，極可怪笑。我告訴他說：我萬不能給他翻譯這樣無理由的話。他沒有法子，就叫米綸威及又又又來給他作翻譯，當然沒有效果。我這個時候，非常生氣，就告訴他說這是勢之所不能，理之所不許，因為我萬不能承認外國人在我國享有特權，並且告訴他說我已經承許檢查，一切的責任我全擔負。回頭告訴馬團副說，以不損害鎖箱為條件，允許他檢查。馬去後，他們非常不高興，就要同我們分席而食，這樣小孩子脾氣的瞎鬧，我也止好任他們。下午馬團副等來檢查幾個箱子，樓下的等明天配鑰匙後再行檢查。仍繼續作燈謎。

十四日，馬團副等來繼續檢查，聽他說，希淵等昨天已到一顆樹，然則不久即可進城，非常高幸。以為午後即可到，但等了好久，終未至。兩位仲良同春舫到城外接他們，也沒有接著。檢點燈謎，我所作底將及五十，因將牠們補足，另紙抄

起。昨晚今早並作對聯幾付，也抄起。晚餐時行人尚未到，以爲他們又不進城，頗爲詫異。餐後未久，省畔同獅醒先來，希淵後至，半年積憤，一切傾吐，快當何如！前幾天所接電報[Sautai]一字，百思不得其地，或疑爲山丹；今天談次，才知道爲 Sontol 的電誤；Sontol 卽我們氣象測候所所在之 $\Delta L \text{ } \angle X \text{ } \angle$ ，不禁失笑。他們去年十二月一日從那邊起身，通共走了四五天，罐頭先完，白麵在抵二工前一天亦完，所以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赶到二工，可謂辛苦！然比較大隊已經好的多了！談至一點多鐘，始寢。

十五日，早晨微雪。午時，我們先來的人給後來的人接風，到鳴盛館小酌。此館後面有半截樓，亦無雅坐，然樓上光綫較前幾天所去底館子爲佳。坐前貼有一「莫談軍政」字樣。吃了不少的東西，價止七兩多銀子，若比北京，可謂價廉。歸後牽駱駝人二楊姓者來，說當時拉爾生僱他們的時候，允許把他們帶回去，現在被開除，又不另給盤費，想等拉爾生來後再問他，而這裏既不許住，外面也不許住，來請設點法子。希淵的意思以爲他們既被開除，允許他們在這裏

住，既屬不便，而他們當日與拉爾生有何成約，我們也無從懸揣，或有冤枉，我們也未便坐視，只好請此間守衛的排長給馬團副說允許他們在外邊住兩天，等拉爾生再作商議；我亦以爲然。但排長回來說，今天暫許他們在門內留一夜，明早馬團副來，再作決定，因命即照此辦理。晚與希淵談工作事，頗得了若干的新知識，然寢時又已一點餘。

十六日，早晨微雪，比昨日較大，下午止。午餐時馬團副來，把事情問明，即照昨日所擬辦理。終日無事，閒談而已。

十七日，近些天日記欠記多日，最多時至八九天之多，後雖漸補，終未能畢，今日早晨趕行補完，宿債全清，爲之一快。下午因要隨舊俗寫對子，請店主人來商借一硯台，談次，知店主人吳君爲回教阿訇，頗知教中典故。他以後將回教漢文書籍天方性理及天方大化歷史借給我看。

十八日，終日無事，見著獅醒的年大將軍平西，隨便拿來一看，翻閱一半，隨即棄置，此書可謂劣極：作時在民國成立以後，到了這個時候，還有這樣不清楚

的思想，可謂恥辱。著者也少知一點世界，一點科學，但是他一點也不懂，他覺得這些同原來的迷信爲同樣的東西；他又非常勢利，因爲天主教盛行，就尊羅馬教皇爲教宗，但是他又不曉得天主教是什麼東西，就東扯西拉，把教皇說成一個妖道的首領。其餘描寫技術，文章結構的等于零更不必說。外國不成功的小說，我也看過若干，像這樣卑劣的東西，在社會上萬無流行的可能性，而在中國竟能得一部分的勢力，我國人看書能力的低下，竟至于如是！

十九日，翻閱天方性理，盡一日之力，勉強讀完。此書爲金陵人劉智字介廉所編譯。書中最早的序在康熙四十三年，則劉君固康熙年間人。彼自謂「泛覽羣書」，故其爲文明白曉暢，無佞屈難通的毛病。阿剌伯的哲學，導源希臘，本頗精深，此書所陳之義半見于希臘哲學，一定是承襲的一部分，其餘一部分當爲阿剌伯哲學家的意思；或有一極小部分，爲劉君的創作，亦未可知。此書言天人，言理氣，言陰陽，言心，言性，與宋儒學說頗有形似。然希臘哲學，條理本極清楚，又加以阿剌伯學者的補苴，其精密的程度已高出宋儒學說多多，乃這一二百年內，

我國的學者，竟沒有大留神到這部書，實堪惋惜。我從前看見章太炎先生的演說，說張橫渠的學說似與回教有關係，不知道他的話從何處說起，現在我却疑惑他曾看過這本書，所以這樣說。如果我所猜想的不錯，那可就前後倒置了。因為張橫渠如果真看見希臘系的哲學，他的學說要更精密許多。不惟張先生沒有受這一本書的影響，這本書却很受宋儒的影響：比方說，牠那上面所作底圖，一定是做效宋儒所作，絕無疑義。晚寫對聯。

二十，二十一，二十二三日，隨俗忙年節，作燈謎，貼對聯，給賞錢，以外無可稱述。二十，二十一兩日翻閱天方大化歷史，書爲遷安李廷相所譯，民國八年出版，譯筆不佳，如譯名不盡畫一，年月仍承「隋開皇中」之誤，皆其顯著者。內容爲宗教的傳說，除末數章外，與舊約所傳大同小異。二十二日，並且借到了一付麻雀牌，也是一種無聊的消遣。並限制各團員及僕人，如果年下賭錢，止限陰歷初一，一二，二三天，且一不準耽誤正事，二不準喧嘩，三不準輸贏過大：團員以五元爲限，僕人以兩元爲限。聽說後隊已到黃蘆崗，明日可進城。因大隊

將到，飯廳不敷用，移至西院，與希淵等同住。

二十三日，今日爲陰歷戊辰年元旦，此地因纏民居大部分，故不大覺熱鬧。

上午打麻雀。

陳局長，朱縣長來賀年，少談即去。

沙親王，阿統領亦來，一概

擋駕。下午聽說後隊已進城，到東院少候，赫定先生亦到，他的病已全愈，契闊月餘，得一快聚，大家全很高幸。赫定先生問檢查行李及分席食事，對於馬森伯諸人頗有中斥。前數日中歐團員間之塵霧一掃。行李因進城已晚，不及檢驗。

二十四日，赫定先生又病寒熱。

我乘車出去隨俗賀春喜，止見著陳局長，他

說明天要給我們送兩棹菜，固辭不獲。

這幾天沒有看見天山，今天賀喜出郊，又

得瞻仰，積雪加多，大約此數日中山又雪。

情景與前數日不同而美麗猶昔，不

禁低回流連。今天檢驗行李前，米綸威因急需打字機，想趕緊取回，因言語不

通，同旅部排長少有衝突。晚馬團副，任參謀長及二軍官檢查行李畢，同來，少

談去。爲燈謎事趕緊設燈備采，雖也有些人來打，但無人有打雅謎的本領，我們

的謎有以「泰山」打一字，他們不是猜高，便是猜重，略舉已見一斑。歸結到十

點，謎只打去兩個而已！

二十五日，赫定先生病愈。同決定請希淵到旅部向劉旅長道歉，并托他打

電給楊督請他趕緊寄來現洋兩千，五千塊銀的票子以便早日遣歸蒙古人及開消雜費。午間陳局長送來菜兩棹，做的很好。餐時，劉旅長來，擋駕不見。晚將「看燈謎」及「普通謎」全撤，止留「炮謎」，結果比昨天好一點，然打去者終不及十條。

二十六日，本日無大事。燈謎本定昨日已完，然今日燈未撤，日間同晚晌還有人來打，我們也間加幫助，比方說，地名指定何省，四子句指定在論語或孟子，他們乃又打去四五條，九點鐘已無人，乃撤燈。此次謎戲可爲大失敗：三天中打去者不過十幾條，較我們原來三百條的計畫，相去天淵。然我們的炮謎，比方說，「唾面自乾」打「犯而不校」，「歲月不居」打「時遷」，指明何書，全打不出，我們還能有什麼法子！

二十七日，同赫定先生出拜客，見沙親王，劉旅長，阿副將，朱縣長，陳局長

諸人。在沙劉處談甚久，聞劉言，始知他誤聽希淵的話，以五千元之票子，誤會爲五千票子，他從寬處計算，請寄來三千現，洋七千兩票子，然只合洋五千，尚差一千。他說他同沙親王，朱縣長要于三十日在曉樓請我們喫飯。歸已五點餘。

二十八日，今日帳房已一文莫名，柴煤皆賒賬，乃寫信給劉旅長借票銀一千兩。

昨日在沙親王處看見他的獵鷹，他說可以讓牠們獵兔，如果團員想看，可以告訴他說。今日全體團員皆想看，乃寫信給沙親王，請他刻期。晚赫定先生接華志電一封，說迪化氣象測候所已得允許。他又接錢默滿信一封，說甘肅並沒有強趕他們，現在還可繼續工作，不過自益占起身後，測候所中止賒洋十五元云云。

二十九日早，沙親王派人送鷹來看，但如欲觀其出獵，則必須到西邊十里內外戈壁上始可，因派人到堯營長處借馬，他又出去轉借，歸結十一點鐘始出發。去者我同丁仲良，春舫，獅醒，海德，郝默爾，馬學爾七人。此爲我平生第一次看打獵，亦爲第一次嘗到打獵的趣味。此時日暖風和，天山矗矗，曠野荒荒，飛馬馳驟，已令人起一種不可名言的快感。已而走免疾躍，健應驟怒，捷下一擊，頃

刻已獲其三。走馬馳觀，見鷹以兩爪抱兔頭，目光如炬，奮啄兔腦；飼鷹者乃代之破兔腦，便彼熱飲，蓋不如是，則彼以後見兔，即不下擊。又向前行，未幾又得一兔。時天已兩點餘，乃旋歸。飢馬戀槽，奮迅異常，此爲我在秦皇陵馳馬後第一次走馬，至爲痛快。到寓後，劉旅長來，談頗久。

三十日，今日下午赴宴，主人爲沙親王，多統領，劉旅長，朱縣長；但多統領因牙疼未到，命巴營長代作主人。就坐時繁文縟節，赫定先生同我一概不懂，頗令人手足無措。劉旅長與我同棹，他很能談，總算這邊不多得的才具，然隱君子又何能作事！畢宴歸時，天已定黑。

三十一日，今日我們還請哈密官紳，坐仍假堯樓。因額濟納河氣象測候所事，赫定先生想把從北京帶來張廣建給甘州鎮守使馬騏的介紹信寄去，但不得本地官吏的特許，又要轉到迪化，因席上同劉旅長商議，將信給他看，並且允許把信底抄給他，請他電請陽啓放行。並且今早計算省款即寄來，亦尙不敷千元，因前幾天劉有可暫借之說，所以同他商借。歸結他兩事全不敢作主，推之省城。今日

多統領到席。

二月一日，多統領來，談次問赫定先生，聽說外國有帶望遠鏡的鎗，我們是否帶的有，答言團員自己帶的有；他就要看，即找出望遠鏡讓他看，他心中很喜歡，就想要，不過槍枝已被封，止餘遠鏡無用，乃暫置下。他去後同赫定先生坐車出遊，共到左文襄公祠堂，伯錫爾祠堂，將軍廟，回王陵寢，九龍樹各處。今日十六營長還席，坐仍設堯樓。劉旅長來到，聽說病了。談次，赫定先生問沙親王喜歡什麼東西，他可以送他，他說聽說歐洲有一種鏡子，從山上這面可以看到山那面，答言現在世界上並無此種東西，他簡直不信，給他解說半天，他才置下。今天聽說七千兩票子，已由沙親王處兌來。

二日早，巴營長及老營長同來，奉多統領命，送我同赫定先生熊皮各一張。並說多統領看過鎗後，回去喜歡地一夜沒睡好覺，請我們無論怎麼樣或賣給他，或送給他。問他鎗現在封閉，怎麼樣辦，他想種種法子，大有不顧一切，不得不休的氣概。請他同劉旅長商議，晚半天來，說同劉旅長商議好，等到迪化檢驗時

取出再說；然終恐此鎗入人手，先將望遠鏡索去，始爲放心。此位活佛，乃爾見獵心喜」若是！早晨堯營長來，談及車輛，決定後日大隊全走，止留拉爾生同米綸威留此待款，處理善後。

三日，今日改變計畫：明日我同赫定，丁仲良，郝默爾，那林，貝格滿，海德，李伯冷先行，其餘遲一兩天即全啟行：至拉爾生同米綸威仍照前議辦理後事。同赫定先生出辭行。見沙親王，他仍執說穿山的望遠鏡，無論怎樣解，他全不信。

四日，早將起時，拉爾生送來半農電一封，大意謂由二月起，另籌款項交給季芳，請勿歸；氣象測候所事正設法；私人購物件須匯款；團員薪水請赫定先生電德華五月後續付云云。與赫定先生說過，即擬一復電。沙親王，朱縣長，李營長等皆親來送行。至十一點，箱件上齊，車夫又去喂馬，只好等著。劉旅長派人來送食品。堯營長來，說四點鐘可以起身。四點果能出店，但過官車局前，車夫又裝料要錢；馬不合適，又要改套，忙個不了；真動身時，太陽已經入山，六點

鐘已過。月色甚佳，天氣頗寒，九點已至零下十二度。八九點時，路左有回村，名二十里圪堵，車夫往喝茶，耽誤頗久。月下車夫（皆纏民）行歌相答，可破沈寂，然腔甚直，不能成調。十二點前後，途中尚有行人，足徵居民尚繁庶。車中頗可以睡，但因天冷，不敢大睡，到頭鋪時已至

五日三時，老營長接入營中，茶點麵包羅列案上，時大家已甚飢，即喫到將飽，以爲畢已可就寢，然彼已預備有飯，立時即開，始爲蒙古式煮肉，加以漢式小菜多種，後又爲粉條煮肉捲，味甚美，並有酒，五點鐘許酒醉飯飽，乃就寢。八點鐘他們已起，來往頻數，睡不著，即起。晨餐與老營長談，我雖說同他已見過多次，然因爲他不大說話，疑惑他不會說漢話，其實他的漢話已全能達意。餐後郝默爾要診視一病人，請我翻譯。病人爲一蒙古兵士，年幼力壯，然患肺癰，延及腹部，至腹漲大，雖尙可治，然必須開肺取膿，在此地已無法下手，而病已深，不能到迪化去，遂成絕望，郝默爾止好給他幾片止病藥，使他死前少受苦痛而已。午餐，初仍爲蒙古漢式糅合之肉菜，後爲餛飩，亦有酒。此地飯甚清潔可